在吴良镛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之时,他那句"中 国建筑规划市场热 火朝天,为何中国建 筑师一般只作为合 作者,充当配角"的 问话,却仍然无解。



3月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报告会开始前,吴良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吴良镛:破立之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3月1日下午, 在获得国家最高 科技奖十几天后,90岁的吴良镛拄 着拐杖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他在 前排找了一个座位,一个人凝视着 屏幕上播放的关于他人生经历的 纪录片。过一会儿,他将接受全场 上千名师生的祝贺,而在这一切来 临前,他想先静一静

从上世纪40年代风华正茂 的建筑系大学生,到如今的城市 规划大师和建筑学家,吴良镛的 一生始终面临着破与立、理想和 现实的抉择。当建筑这门非传统 意义上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 他个人的成就而得到国家认同 和社会关注时,他曾经发出的 "旧城保护,珍惜这最后一次机 会。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其时矣 的呼吁越发显得沉重。

胡同里"沉默"的世 界大奖

从1950年开始,吴良镛就开 始了四合院改造的研究,但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 菊儿胡同41号仍 是他实现理想的"孤本'

繁华的北京南锣鼓巷周围, 灰墙灰瓦、"四平八稳"的北京四 合院胡同在这里连绵不断。假如 没有人指点,许多游客并不知道 这些院落中还有一个世界人居 奖"获得者"--菊儿胡同41号。

1989年,当福利分房还是时代 关键词时,南锣鼓巷东北方的菊儿 胡同41号7处院落,因为吴良镛的 精巧设计,成为当时少见的集资建 房改造的四合院落。而吴良镛也凭 设计,获得了联合国随后颁 发的"世界人居奖"

作为"人居环境之父",吴良 镛一生获奖无数,但能够体现他 人居科学理念的建筑"真迹"并 不多, 菊儿胡同41号成了他人居 科学理论的"活标本"

菊儿胡同41号位于胡同中 段,在一片灰砖瓦房里,陡然多 了几栋灰白相间的三层小楼,颇 有苏州园林的山水画色。

"刚刚建完的时候可漂亮 了,真漂亮!那是1989年,改革开 放没几年,哪里见过这么洋气的 房子啊!"2月29日,住在菊儿胡 同41号113室的刘女士对本报记

刘女士是菊儿胡同的老住 户,她回忆,改造完成后,从前的 一间房子改成了三居室,家家有 了自来水,厕所一家一个,房前 屋后也不再漏雨了。

"当时那真是太满意了!现在

倒有点不满足了,最大户型六十几 平米,有点小了。"刘女士说

经历20年的"风雨",对这套当 初拿了世界大奖的房子,刘女士有 了些微辞。她推开113室的房门,虽 然是上午,但屋内漆黑一片。

"屋子里就两扇窗,一扇在楼 底下的过道里,还有一扇小的在厨 房里。"刘女士笑着说,白天不开灯 什么也看不见,睡觉倒合适了。

不过,回到20年前,菊儿胡同 改造的意义并非要力求完美。1990 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 说, 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 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

但没有人想到,这种指导作 用,最终真的只停留在了指导层

在菊儿胡同41号获奖20年 后,整个南锣鼓巷大部分街区仍 是旧有风貌,再无仿制。记者走 进菊儿胡同41号斜对面的菊儿 胡同8号,映入眼帘的仍然是"一 夫当关"、"鸡犬相闻"的拥挤老 院落。获得世界人居奖的经典作 品虽然还在声名远扬,但近在咫 尺的旧城改造中,吴良镛的作品 经历20余年仍"后继无人"。

更让人难过的是,从1950年 开始,吴良镛就开始了四合院改 造的研究,但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 菊儿胡同41号仍是他实现理 想的"孤本"

据吴良镛的学生、清华大学 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川 女士披露,上世纪90年代,房地 产开发开始在中国兴起, 菊儿小 区改造受到经济利益影响,开发 商在三期拆迁阶段就停滞了,最 后无果而终

菊儿胡同社区工作人员刘 杰谈到这些年胡同的变迁时说, 这些年后海和南锣鼓巷周围拆 迁多次,东城区的很多贫困老住 户没有等到旧四合院改造的那 一天,不得不迁离老宅,搬向市 郊。而菊儿胡同41号的住户,也 有不少因为种种原因搬走了。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

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 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 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交给子孙后代?"

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筑 师大会上,由吴良镛起草的《北 京宪章》获得大会通过,这个平 时常常面带笑容的老人本应十 分高兴,但是他却在会议上发出 了这样的质问。

吴良镛的学生、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自己的老 师:吴良镛是一名学者,也是文 化捍卫者,是敢怒敢言的大师。

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泰斗,吴 良镛参与了北京、天津、厦门、苏 州、济南等几十个城市的总体规划 工作,他也亲眼看到这些城市正在 面临"同心圆"、"摊大饼"的城市发 展困境,以及交通拥挤、住宅短缺、 破坏自然等西方犯过的"城市病"。 更让他揪心的是,"过去100年,在 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 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

前例的。' 这一切,诚如他的恩师梁思 成60多年前便预言的:"如果将 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 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 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 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 的紧张状况。

2005年,吴良镛主持设计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 年)》,其中,他小心翼翼地加入了 被尘封50多年的"梁陈方案"

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梁思 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 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 建设》的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 中心放到北京旧城西郊的三里 河附近,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 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为未来北 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 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 降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也保护 了北京古城。

但这个方案当时遭到了 致反对,甚至方案本身也成了当 时的学术禁区。

对吴良镛主持的这个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 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张险峰曾 坦言,"尽管北京提出新空间发 展格局,但由于中心城区发展惯 性犹在,规划难以在短期内收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仅如此,与科学规划作对 的还有房地产开发。早在10年前 吴良镛便发现,不合理的房地产 开发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 京这三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 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 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 头,如今又有新的"住宅城"在北 京周围出现。

这些现象的出现让吴良镛 知道,他对许多城市的科学设计 最后仅仅停留在了图纸上。

在2010年一次部级领导干



北京菊儿胡同41号的一处院落

部历史文化讲座中,吴良镛直 言,北京旧城保护的矛盾聚焦在 体制和利益方面。管理体制不完 善、法律无保障、利益集团作祟, 使得规划与建设时常与虎谋皮, 事与愿违。

吴良镛在那次会议上再提 "梁陈方案","我们要加紧工作, 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北京旧城 仍然处于十字路口。

然而,在吴良镛获得国家最 高科技奖之时,他那句"中国建 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 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 配角"的问话,却仍然无解。

美好环境的缔造更寄 托于建筑师高尚的心灵

至今吴良镛还带有7名研究 生,并且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上 《人居科学概论》第一课和最后

"我这个腿啊,疼,走不了路

"那您还会时常给学生们讲 学问么?

"只要身体还可以,我现在 还给同学们上课呢!"

坐在本报记者身边的吴良镛, 显得平静,与世无争,他唯一感到 遗憾的便是自己行动不便。而他的 一位研究生说,至今吴良镛还带有 7名研究生,并且坚持每学期为本 科生上《人居科学概论》第一课和 最后一课。2008年,吴良镛因病住 院治疗,他还坚持打电话与自己的 学生沟通。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 是不同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 所副所长毛其智记得吴良镛说 过,人类美好的物质环境和世界 应同时缔造,美好环境的缔造不 仅在于建筑师的专业水平,更寄

托于建筑师高尚的心灵。

1948年在吴良镛赴美留学 前夕,林徽因读到梁思成写好的 推荐信后,又提笔增添,"少有的 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 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 少有的坚强。

如今,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学 生眼中,吴良镛是一个工作狂。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吴 老获奖以后,我去他家看望他 时,他递给我一部厚厚的《人居 史》书稿,这本书已经几易其稿, 但还在反复推敲。

更让单霁翔吃惊的是,吴良 镛还带他登上位于楼顶的不久 前租借的房屋中。"这里被改造 成新的工作室,大量的图纸、资 料堆放在房间里。我知道,在这 里,吴良镛新的工作已经开始。

许多人以为,在吴良镛获得 至高荣誉以后,他可以激流勇退 了,但是吴良镛却更加忙碌。

在他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之后,全国各地城市发来的 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到他的办

"到处都邀请他去设计规划 城市,吴老先生非常想去考察, 还想再为多几个城市规划出合 理的布局来,济南、鲁西南他都 想再去看看,但是已经90岁了 啊,身子骨不行了。"他的学生、 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 主任左川告诉本报记者。

2月29日傍晚,在吴良镛住所 楼下,记者向外出归来的吴良镛介 绍了济南的城市发展情况,他频频 点头说好,当记者问及对现在济南 旧城改造还有什么想法时,他望着 记者良久,说,他上一次去济南还 是生病之前,因此现在不好说。

对于记者想要继续提问的 冲动,90岁的吴良镛拄着拐杖, 很认真地说:"你想提的问题,我 现在可能回答不了了。'